



可凡倾听

人樞一片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可凡倾听

久 樾 一 片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可凡倾听. 天机一片/《可凡倾听》栏目组编. —
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5
ISBN 978 - 7 - 208 - 12994 - 8

I. ①可… II. ①可… III. ①名人—访问记—世界—
现代 IV. ①K812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1657 号

责任编辑 崔美明 楼岚岚
特约编辑 施中宪
封面设计 陈楠
封面书法 陈佩秋
封面绘画 徐芒耀

可凡倾听

——天机一片

《可凡倾听》栏目组 编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16 印张 28.5 插页 2 字数 475,000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12994 - 8/K · 2357

定价 58.00 元

《可凡倾听》

创 意	策 划	上海广播电视台华东师范大学曹可凡工作室
		曹可凡
		王 群
制 片 人		宋 杨
编 审		褚雪梅
主 持		曹可凡
导 演		吕庆云
		唐金耀
		贾 如
制 片		王忠华
摄 像		冯建国
		顾水明
灯 光		李建中
音 响		许静秋
制 作		陈维琴
音 乐		曹 伊
外 联		施 林
造 型		许茂红
平面摄影		毕悦平

请君为我倾耳听

李 辉

与可凡兄交往，要想没有惊喜，几乎不可能。

一天，他发来短信。他说，读我的《封面中国》一书，其中写到《时代》创办人亨利·鲁斯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，在山东蓬莱出生、长大。他忽然想到，有一年在上海，著名画家刘旦宅曾邀请他参加过一次宴会，宴请的嘉宾来自美国，并且是鲁斯的孙子。原来鲁斯的孙子是刘旦宅的女婿！如此之巧，令人喜出望外。我立即回复，请他代为了解鲁斯之孙的近况，或许有一天，我会有机会倾听鲁斯孙辈细说家族的中国往事。

2013年秋天，九旬的黄永玉先生在上海举办《我的文学行当》展览，可凡安排一次宴请，他在电话里对我说：

“我要给黄先生一个惊喜。”

“什么惊喜？”

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他卖了个关子。

如约走进，只见一位老太太已经坐在席间。可凡将黄先生引至老太太面前：“你还认识吗？”黄先生想了半天，未能想起。老太太端详一下，说：“你是黄永玉！”听过这话，黄永玉再凝神注视片刻，一声惊叹：“啊，你是……！六十年没见了，是你呀！”原来，可凡特地从杭州请来的是金庸先生的第一任妻子，黄永玉与她自1952年之后从未见过面。

的确一个大惊喜！

早就见过黄先生1951年的一张老照片，是在香港举办的画展现场。照片上，二十几岁的他，身着西装，风华正茂，身后的背景是一幅美丽女子的油画肖像。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，黄先生告诉我，这位美丽女子是当年金庸的妻子。黄永玉与金庸同岁，1924年生人，属鼠，40年代末两人都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工作，

且坐同一个办公桌。实际上，黄先生通常不叫“金庸”，而是如年轻时一样，称他为“小查”。前几年，一次在香港聚会，金庸、蓝真等老先生前来，金庸指指黄永玉笑着对我说：“现在能叫我小查的，恐怕没有几个了。”

没有想到，黄永玉画像上的那位美丽女子，六十年后会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容颜依然清秀，举止典雅，心境格外平和。席间，黄先生告诉大家，当年举办那次展览时，她每天都来到现场，帮忙接待来宾。久别重逢，多少往事，多少人生感慨……

多少日子，翻一翻，都过去了。

我想不出来，除了可凡，还有谁能做出比这更好的重逢安排？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，非凡之处。

可凡与文化老人有缘，深谙与前辈交往之道。能够这样做，虽然与人脉丰富相关，但恐怕更在于在与人交往过程中，可凡发自内心的真诚、热情、善良与宽厚。如今都爱说“暖男”，可凡却真的称得上是物以稀为贵的一个大“暖男”。他总是用一个又一个惊喜，传给人们暖意，增添生活亮色。

拜读可凡与宋路霞联袂撰写的《蠡园惊梦》一书时，我觉得，“情怀”这个词放在可凡身上极为贴切。无论《可凡倾听》，还是他与人交往，包括这本极具分量的家族史大书，都离不开“情怀”二字。

可凡在《蠡园惊梦》一书中，充分体现出追寻历史的渴望。在我们成长的年代，家国历史一度被不断割裂。无论名门望族，或者普通家庭，谈起家族与宗祠，多少人甚至心存畏惧，唯恐避之不及，引火烧身。可凡终于等到了可以讲述自己家族故事的时候。《蠡园惊梦》，应运而生。家族渊源与难舍情结，乃至在多年人物访谈节目中渐次形成的历史观，使可凡深感有责任写一本关于父母两个家庭相互交融的家族史。曾外祖父王尧臣、王禹卿从无锡青祁村走出，最终成为呼风唤雨的中国面粉大王，王家在青祁村修建的蠡园，自开园之后，上演过多少风云往事。幸运的是，可凡四处搜寻而获的千年诗文与百年档案，足以搭建起家族叙述的骨架，再辅以前辈故事与时代风云，一本《蠡园惊梦》，既是个人家族史，更是江南工商史、文化史的一部分。可凡在书的扉页上，郑重地写上“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祖母王秀芬女士及父亲曹涵祥先生”，他履行了一个后辈的责任，有理由为此感到欣慰。

说实话，读了这本书，我才真正认识到，“可凡倾听”之所以在众多访谈节目中出类拔萃，不只是因为可凡主持风格的从容、幽默、举重若轻，而是更在于

他拥有的浓郁的人文情怀。一个主持人，钟爱历史，深谙文化，他便能赋予访谈形式以深厚内涵，用自己的情怀调动访谈对象的情绪，触动对方的内心，从而引发出一般的话题，不一般的讲述。

清明之前，可凡发来他的一本新书稿《可凡倾听——天机一片》，嘱我写序，有幸先睹为快。

这本书中，有许多熟悉的名字。他与台湾吴念真先生的对谈，读了再读。

吴念真的故乡是矿区小镇九份。去台湾旅行时，我曾去过九份，并在一家旧书店里淘了好几本吴念真的初版书。对话中，可凡问吴念真：“小时候那么频繁的矿难，给你们这些矿工的子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冲击？”吴念真谈论儿时的生死体验，令我感触无限。他的父亲，还有同学的父亲，各自走进自己的矿井，无论哪座矿井倒塌，他们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父亲。吴念真说，九份有一位专门办丧事的老太婆，他最怕她走进他们的教室，最怕喊出任何一个同学的名字。吴念真说，如果有哪个同学的父亲走了，他会痛哭。他对曹可凡说：“其实，我不是在哭那个死掉的，我在哭我的同学，因为第二天他们可能就不能上课了，他们可能到城市里面当童工去。所以心里那个痛，一直在，就是怕离别，到现在为止还是怕离别。”

离别——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深的痛。

“请勿为死者流泪，请为生者悲哀。”吴念真提到一本书的扉页上的这句话，穿透人心。念过一次，不再会忘记。

可凡与麦家对话，深深触动我的同样是麦家的一句话：“在亲情面前，名利都是零。”上海书展期间，麦家应邀与英国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有一场对谈，但是，就在对谈开始之前，他得知母亲晕倒，已紧急送进医院。匆匆之间，麦家只与奈保尔说了一分钟的话，就告辞。面对可凡，麦家说出下面这番话：

“我觉得跟奈保尔见面也好、对话也好，都是为了名利，在亲情面前，名利都是零。我觉得如果我的母亲就此和我别过，而我在陪奈保尔吃饭、喝茶，那我会非常难过的。所以我当场就跟奈保尔说，我说对不起，我有点事，我说我不能陪你吃晚饭了。第二天我也在陪我母亲做各种检查，因为她是昏迷了，根本不知道她什么病，后来病情稳定下来了，所以我跟他（奈保尔）还是如期交谈、对话了。尽孝必须要尽早，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，我要赶紧做了，其实这个事情很可能以后还有机会，但是对父母尽孝，你弄不好错过了今天就没明天。”

麦家之所以说出这番话，是因为他曾为过去自己与父亲的隔阂而后悔，写下

一篇感人至深的《致父信》。我觉得，在这次访谈中，最精彩最感人的地方，恰恰是麦家谈论父母的这一份痛切情感。因为这些话，麦家更让我钦佩和敬重。

一个优秀的主持人，能够诱导对象敞开心扉，坦诚相对，娓娓道来。所谓“倾听”本意，就在于此。

想起李白《将进酒》的名句：“请君为我倾耳听！”

名为“可凡倾听”，实为“倾听可凡”。我在倾听可凡在与一个又一个人物访谈过程中，以浓郁人文情怀发出的美妙声音……

写于2015年4月6日，北京



目录

请君为我倾耳听 / 李辉 / 001

至尊至德

画坛幽兰——陈佩秋专访 / 003

岁月留声——苏秀专访 / 016

映日荷花别样红——吕瑞英专访 / 027

名师背后的恩师——徐芒耀专访 / 039

忆光阴 念真情——吴念真专访 / 045

爷爷在囡途——曾江、牛犇、雷恪生、秦汉专访 / 059

至知至辨

一个人与这个时代——白岩松专访 / 079

梦圆电商——李国庆专访 / 086

因爱而痴——刘益谦、王薇专访 / 093

寻找自由的方向——龚琳娜专访 / 102

不老的男孩——筷子兄弟专访 / 117

天赖寻梦——何训田专访 / 132

至仁至文

海上旧事——王安忆专访 / 141

人生解密——麦家专访 / 156

花开不败的传奇——蒋大为专访 / 169

我不是“老愤青”——林兆华专访 / 182

戏剧狂人——孟京辉专访 / 189

不得不说的故事——水均益专访 / 200

从唐人街走出的影帝——阿德里安·布劳迪专访 / 213

至性至别

“男”喃自语——余男专访 / 221

马上聊聊·蔡氏混搭——蔡明专访 / 236

我的艺术我的人生——巩汉林专访 / 251

萌叔“圻”乐无穷——王学圻专访 / 264

至艺至概

他和她的黄金时代——汤唯、冯绍峰专访 / 279

一片“冰”心——范冰冰、陈砺志专访 / 296

文艺青年变男闺蜜——黄磊专访 / 311

“帅”是一把双刃剑——陆毅专访 / 321

世界欠他一部电影——张震专访 / 330

至诚至情

如果爱有天意——撒贝宁专访 / 349

心“诚”则灵——陈思诚专访 / 362

我是丫爹——佟丽娅专访 / 377

至真至朴

尊声天籁——霍尊专访 / 393

主播台下的故事——郎永淳、欧阳夏丹专访 / 402

当女学霸“练”上小鲜肉——尚雯婕专访 / 418

低调叛逆才子——约翰·库萨克专访 / 433

用最大的视野仰望星空——电影《星际穿越》主创专访 / 440

..... 至尊至德





画坛幽兰——陈佩秋专访

陈佩秋在昆明度过她的青少年时期。她年幼时喜爱艺术，学习成绩优异，然而她成长于时局动荡不安的年代，高中毕业时适逢抗日战争，为了响应“科技救国”的号召，于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。



陈佩秋

曹：佩秋先生，您好！在海上画坛，您为人为艺都比较特立独行，当然，我想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您早年学的并不是绘画，最早在西南联大的专业是经济学，是吧？

陈：是的，是的。

曹：那时候您怎么去考经济学系的呢？

陈：我原来在中学时很喜欢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那么考的时候我原来是考理工科，但家庭里他们很多人反对，女的学什么理工科，还是读读经济算了，所以我这个经济专业是后来改的，连考取的时候还是理工科的。我对经济没什么兴趣，而且那个时候几乎大学生都是自学，我的自学环境也不好，老是拉警报，天天不停地拉，好像日本飞机有点动静就拉警报，先是预先警报，到紧急的时候拉紧急警报，不都是跑到课室外，那个课室外大学校园里很简陋，抗日战争的时候，就坐在那个坟堆上面，外面好多都是坟堆，乱坟岗，大家就打扑克牌，整天都是这样，也不上什么课。

曹：听说您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活跃的，体育成绩特别好，是吧？

陈：中学的时候，老开运动会，参加运动会我总是得第一或第二，那是学校里中学生的运动会，全省的中学生的运动会。

曹：而且听说您那时候骑马、开车都会的。

陈：不是，不是，那个马其实就跟毛驴差不多的，小马。

曹：并不是在战场上的战马。



厉慧良

陈：不是，所以一误传就不得了了。因为学校里到呈贡那个地方去有一段山路，是没有车子的，要靠小马，乡下人赶的小马要走一段路，那个交通工具就是小马。

曹：那个时候对京戏、昆曲的爱好就是从学生时代培养起来的？

陈：昆明后方有几个剧团，也是从北方疏散到那边去的，一打仗就疏散到后方去。

一个厉家班的剧团，厉慧良他就是在天津很有名的武生，厉家班是天津的，他们是很规范的科班，他们都是一些小孩演的。我的母亲很喜欢看戏，在四川看戏，在昆明也看戏。我们放了学，有时他们看白天的戏，我还赶得上尾巴上的那些戏，就拎着书包去看戏。那个时候看戏都有小包厢的，前面四排五排当中最好的那一段，它是由一个门，几个位子排开，门前面有一个小台子，玻璃台上摆茶杯，也学北京戏园模样，因为他们是北方过来的，所以那个戏院的建造、戏院的设备也是模仿北方，所以他们也有丢手帕的。

曹：丢毛巾是吧？

陈：反正小的时候看不懂，好像戏也蛮好看，也去听听，再大一点也懂一点了，所以，抗日战争的那几年，我都是跟老太太看戏。一直到1944年，我到重庆去考学校，就是去考国立艺专，那么一考就考上了，从此就离开昆明了。

基于对艺术的热忱始终未灭，陈佩秋毅然放弃联大的本科学业，于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。

曹：您刚才说，您之所以放弃西南联大经济学的专业是因为当时傅抱石、黄君璧还有谢稚柳他们都在开画展。

陈：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看见中国画。

曹：在这以前您都没有接触过中国画？

陈：对，没有接触过。那就是在学校里面画的铅笔画，大家画画，都有图画课，每个星期都有图画课，可能我在图画课上画



黄君璧

得特别好一点，因为当时班里的同学经常要画什么东西，譬如说画那个花样什么的，都拿来找我。可能那个时候学校里的图画课，我画得还可以。

曹：那当时看了这么多中国画以后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力？

陈：也不懂的，那个时候还是看黄君璧的画看得懂一些。有两个昆明的黄君璧的朋友，熟悉的，那么一起去看的时候，他们讲解一下，可能我就比较懂一点，所以我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黄君璧的画还是很不错的。所以后来他说，你喜欢画的话呢，就可以去考学校。他原来也在国立艺专兼课，可是等到我考上去的那年，他已经不兼课了。



李可染

曹：那您当初学画的时候，有没有专门向黄君璧请教过？或临他的画？

陈：临他的画的，不临要吃鸭蛋的。他在中大教书是很厉害的，不临他的画他是要给别人吃鸭蛋的，我们也临他的画。

曹：黄君璧先生后来收了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就是宋美龄，所以说您跟宋美龄是同门师妹。

陈：对，对。国立艺专教山水画的很弱，教花鸟的倒是有潘天寿、吴弗之，那个时候都在后方，他们都一块去的。人物也没有人教，是李可染教。

曹：噢，李可染教。

陈：李可染是画西画出身的，所以他就画一点人物，他那个时候用水墨画点人物。我到了国立艺专去，李可染先生开始教授我山水画，我那时住在农民的家里，租一个小房子，所有的人在后方教书的时候，都住在农民家里，那个小房子矮矮的，那个小窗子是木头的，没有多少大，那么小一块，所以光线是很差的，那个台子都是人家吃饭的台子，有四方台子，八仙桌，农民家里都是很简陋的，都是弄这样两个桌子，拼起来画画的，都这样。我大学已经念了一年，我应该考本科，读三年就可以毕业的，李可染先生说，这画不是三年两年就可以画得好的，多学两年好，你又没有基础。我听李先生讲得很有道理，就改主意了，五年制是新制，三年制的是本科，我读新制，头两年要画素描，结果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是基本练习，就是素描，所以我画过两年素描，基础还是可以的，

当时国立艺专的学生们都向往西方艺术，认为西方的写实主义是中国未来艺术发展的唯一途径。然而，陈佩秋却不为同辈所影响，她早已醉心于传统的中国绘画，专注于钻研古代大师的艺术，并深信前人的艺术能启发她的艺术创作。她的画室名为“高华阁”，看似有高高在上的意思，其实最高处的花最晚开，陈先生用此名，表述了她在艺术道路上不急于求成的理念。

曹：您毕生对画兰花是特别倾注了很大的感情，包括您这个名字，佩秋，是不是都是兰花的意思？

陈：对，佩秋原意我没有想到有兰花这个意思，因为我早年的时候，父亲不常在家里，我们家里，大姐是排永字，永庆，我那个去世的二哥是永福，现在还在的三哥是永定，我是不搭界，没排永字，怎么会没有排呢？因为我的父亲经常在外面跑，生我的时候，我父亲不在，也没有人给起名字，由于我排行第四，所以在家里就叫我小四，可是去学校念书，总得有个学名，你不能叫陈小四，那么当我去幼儿园的时候，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，那个时候爸爸还没有给我起名字，老师就说，我给你起个名字吧，叫佩秋。所以我这个名字是上学的时候，学堂老师起的，我没排永字，叫惯了佩秋。我不知道我这个名字为什么叫佩秋，后来念书，学画了，我读到那个“纫秋兰兮以为佩”。

曹：《楚辞》里的。

陈：对，《楚辞》里的，因为很多人叫这个名字时，问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从这个“纫秋兰兮以为佩”里面来的。

曹：“纫秋兰兮以为佩”？那您经常在画上提的是“高花阁健碧”，那么其中的“健碧”是不是也指兰花呢？



兰花

陈：是的，这是我自己起的，因为是“文革”以后，为什么说呢？

我大概跟兰花是有点缘分的。

曹：冥冥之中可能有这种缘分，要不然老师为什么会想到起“佩秋”这个名字呢。

陈：我上苗圃去，兰花很香，我老到那个地方去，它实在是太香

了，开了一朵、两朵兰花摆在屋里，它的花开得时间很长，它一朵、两朵也可能开一两个礼拜才谢，你摆得好，不要去晒太阳，一到晴天，整个房间里好香，都是那个香味。这个兰花我倒是看看很有趣，所以就到苗圃去，我们下乡生活，很多人一块儿去苗圃，我总往兰亭里面跑，那个时候叫龙华苗圃，还不叫植物园，老去画画，画得多了，每年它总是春季开，那我就春季去，一去好多年。画这个东西，跟它熟悉了就有感情，它是怎么栽培的，怎么种的，每一片叶子怎么样，它都有它的生长规律，我这么喜欢画兰花，又看了很多兰花诗，杨万里有一首兰花诗，那就是：“健碧缤缤叶，斑红浅浅芳”，就是“健碧”两个字，我现在用“健碧”两字。这个兰花有很多叶子，它是很缤纷的，这边倒，那边倒，很婆婆的。

曹：“健碧缤缤叶”。

陈：它就是缤纷婆婆，所以它叫缤缤叶，我就起了个健碧，就是这个叶子，就是从它这呈来，它就是“健碧缤缤叶，斑红浅浅芳。幽香空自秘，风肯秘幽香。”风是不给你灭的，还是要给你吹出来的，我就觉得这首诗很好的。

曹：挺有意境的。

陈：“健碧”两个字，这个叶子，这个花，那么再好的花也都是要绿叶来衬托的。

对于艺术创新，陈佩秋认为不仅要“新”，更要“难”，因此她的花鸟山水取法宋人，雍容华贵。34岁时陈佩秋获上海青年美展一等奖，初露锋芒。上世纪80年代，陈佩秋对西方印象派绘画颇感兴趣，她开始对传统水墨进行现代的、印象式的创新。

曹：那么到了80年代，您的山水画其实出现了自己的面貌，用了很多的绿色，是不是延续过去对自然对兰花的这种追求？

陈：用了很多的绿色，那么一来传统的山水画重色的都是用的是青绿，看习惯了，一个民族的习惯性也有一点因素，因为自然界的绿色越多啊，人对动物对生物来讲越好，这个绿色是天然的，所以我也很喜欢，所以一起到苗圃里面，看到一片绿的。

曹：满心欢喜？

陈：蛮兴奋的，那么传统里的全都是青色，绿色，我想是有道理的，



陈佩秋和曹可凡